

校園欺凌

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都存在着校園欺凌問題。互聯網上時不時地傳出校園欺凌的視頻，平日也不乏涉及校園欺凌的新聞，香港會有一個墮樓而死的女生也被懷疑生前受到過欺凌。欺凌是對於他人權利和尊嚴的漠視與侵犯，對於欺凌事件的敏感程度也反映了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然而我們的家庭、學校和社會對「校園欺凌」的敏感度仍顯不足。

不同的家庭、學校、社會對於「校園欺凌」的敏感度，存在着天壤之別。就家庭來說，有的家庭對於「校園欺凌」的態度是看做是「濕濕碎碎」，覺得孩子們之間的衝突沒什麼大不了，不需要介入；有的家庭非常注重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與禮貌。一般而言，前一種家庭，夫妻之間互看不順眼時也會惡言惡語，甚至拳腳相加。後一種家庭氣氛較為融洽，家庭成員之間較少有互不尊重的行為，他們也特別注重子女的禮貌問題。顯然，如果是後一種家庭，他們對於「校園欺凌」的敏感度就會相當高，同時對於「校園欺凌」的容忍度就會相當低。

對於學校來說，也有相當大的差別。以筆者的孩子曾經就讀過的三所小學為例，可以作一管窺。下文用A、B、C來代稱三所學校，分別描述他們對於「校園欺凌」的不同敏感度。首先談校規，A校和C校，校規只有一句提及有關禁止「校園欺凌」的規定；B校則在入學之初，發給家長和學生洋洋灑灑三頁紙來陳述什麼是「校園欺凌」以及家長在這方面應該如何教育子女。單從校規上看，也許無從判斷學校是否真的重視這一問題，因為言語總是不如行動有力。然而這方面的不同，至少可以提醒我們，其實學校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很贊成在入學之初就顯示學校支持父母與子女討論這一問題，也可謂「未雨綢繆」吧。

除了校規之外，對於真實發生的「校園欺凌」的敏感度，不同學校也存在較大差別。A校和C校雖然對於禁止「校園欺凌」的規定都很簡單，但處理起實

好人壞人

小時候的我們格外單純，黑白分明，聽故事、看電影、看戲第一關心誰是好人，誰是壞人？然後才是劇情和結果。那時，在幼小心靈中，醫生和教師屬最美好的，可眼下差別實在是太大了，這些美好稱呼，除偶爾冠以極少數典型人物外，整個社會十分罕見了。

所以有上述感慨，緣於看到個微信段子，原文說：強盜月黑風高夜作案，受天時限制；醫院正大光明處看病，全天候搶錢。交錢給強盜是為活命；為活命把錢交給醫院。強盜只能掠奪身上錢財；醫院卻能搶光祖輩財產。強盜只會逼你掏錢；醫院還能逼你借債。碰上強盜可選擇破財消災；碰上醫院有可能人財兩空。強盜作案膽戰心驚小心翼翼；醫院搶錢理直氣壯無所顧忌。強盜搶光你的錢他逃跑；醫院搶光你的錢你滾蛋。對強盜可以報警；對醫院只能認命。強盜搶錢數額巨大得搶斃；醫院搶錢貢獻突出受表彰。把強盜殺了叫正當防衛；把醫生宰了叫違法犯罪。醫生上輩子肯定做過強盜；強盜下輩子一定想當醫生……

段子不乏戲謔、誇大之語，但相信凡有親身經歷的眾生，對此都難免會苦澀一笑，抑或勾起心底沉浮……前年，老伴幹活扭傷了腰，一彎腰就痛，我告訴她：這叫肌肉拉傷，不要緊，需要長時間休息，「傷筋動骨一百天」嘛！還好，一段時間相安無事。

精彩故事源於一位好心鄰居，她告訴老伴，某醫院有位按摩大夫，她的腰痛是這位大夫按摩好的……某醫院僅十分鐘的路程，非常方便……老伴怕自己不會說話，叫上了說話沉穩、辦事幹練、衣着時尚的女兒陪伴，通過掛號見到這位按摩大夫，按摩大夫認定女兒是大款，對老伴按摩格外殷勤，臨別對女兒說：「你媽媽的病很嚴重，有癱瘓危險，需要長期按摩……」——我想，他的本意是想拉住這宗「生意」，但老伴自此壓力山大，精神萎靡，終於兩天後在浴室摔倒，坐上了輪椅……我出面吧，通過關係找到中醫院骨科主任，只希望這個權威以正視聽，解除老伴精神負擔，骨科主任簡單檢查後說：「可以肯定有骨折，大骨頭沒有的話小骨頭定

徐海娜

實個案來完全不同。孩子就讀A校時，排隊坐校車時常常被另一個同學打，肚子常常被打得很痛而去睇醫生，一度不想上學。反映給學校老師後，老師說已經對打人者進行了批評教育。但是這一情況並沒有停止，我告訴孩子，若再被打就告訴老師。但是困難在於，一是排隊等校車時並沒有老師看守，二是老師認為我家孩子過於敏感，應該在被打十次後再告訴老師。對於當時年僅六歲的孩子來說，這件事頗為困擾，態度也由起初堅持按家長囑咐不還手，轉變為不時還手以及因積累的憤怒而情緒不穩，這不是我想看到的局面。與校方協商無果之後，選擇果斷轉學。

再說C校，規定也很簡單，但執行起來十分嚴厲。也反映了學校對於欺凌事件的敏感度非常高，容忍度非常低。這可以幫助只有六七歲、剛剛進入小學的孩子，牢固地建立起不可隨意侵犯他人的觀念。有一次，老師用寫手冊和電郵的方式通知我們，孩子欺凌他的同桌。我嚇了一跳，一向善良的孩子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立即詳細閱讀老師的留言，原來是他給同桌一個叫Emily的孩子，寫了一句話：Emily wears diaper。我立即嚴肅查問孩子，孩子一副羞愧不已的樣子，顯然已經受過老師的訓誡，也明白了自己的行為是取笑他人，構成了對他人的尊嚴的侵犯，並且給我看了他當天的操作記錄已經被降級，他也寫了道歉信。後來這種事情也再沒有發生過。B校的規定最為詳盡，同時執行起來也如C校般重視，可謂言行一致，只是並未嚴格到每日評定操行的程度。此不贅述。

除了家庭和學校以外，不同的社會對欺凌的敏感度也有所不同。從社會範疇來看，大眾對於欺凌的敏感度和容忍度取決於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在有的地方，欺凌已經達到有明顯的和嚴重的暴力傷害的程度，大眾仍然冷漠，報警也不得不到重視；有的地方，則訴諸法律，堅決捍衛被欺凌者的人權；有的地方，對於欺凌事件，無論是法律還是輿論都絕不姑息。如果尊重他人的觀念無法深植每個人的內心，包括父母、老師，乃至執法者的內心，這個社會就仍算不上文明者。

大漢

有。」隨手開了X光拍片和磁力共振兩個單子，說檢查後再作治療。醫院是他們的天下，沒有商量餘地，只能按他說的辦……檢查下來沒有骨折，骨傷科主任安排住院治療，但一個星期後，老伴強行出了院，為什麼？一是吃藥受不了，一天要吃十多種藥，還要打針、按摩和多種理療，整天頭腦昏昏沉沉；再是前後後的經歷，使她看清楚了騙者嘴臉，明白自己受了騙，自然也就解除了思想負擔，離開輪椅漸漸行走如初……

一位專門護理癌症病人的護士告訴我，她們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膽，怕捱打：為了賺錢，對沒有救治希望、本該臨終關懷的病人，仍然給家屬以希望，動員投入重金進行過度治療……面對人財兩空、悲憤交加的死者子女，他們誰不害怕？

內地的醫護人員咋就成了強盜？這件事讓我費了好一番心思。上世紀五十年代醫院是國家的，國家按月給醫生發工資，醫院的醫療費、醫藥費收多收少與醫生無關。在農村，一些大戶人家（或幾家小戶聯合），與信得過的民間中醫訂協議，每年給中醫一定報酬（當時是一定數量的糧食），這一年家中有人病人，醫生隨叫隨到，盡心盡責，毫無怨言，這是祖輩傳下來的做法。農村合作化後，民間醫生又成了「赤腳醫生」，專職給農民看病，報酬由生產隊付出——基本關係沒變，醫生還是醫生。

眼下內地的醫院都推向了市場，醫院成了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醫生的收入與他的診斷費、開出的藥費掛鉤，成了以營利為目的的商人，古語說「無商不好」，病人受騙、捱宰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樣的道理，內地教師的蛻變也源於教育進入了市場，學校成企業，教師成了商人……

耶穌早有教誨：「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是說人生在世，成為好人和成為壞人的可能，各佔百分之五十，自我管束和修煉肯定是個重要因素，但對絕大部分人來說，關鍵在環境制度的塑造，環境制度得當，魔鬼也能成為天使；制度失當，天使也會淪為魔鬼。我們處在改革年代，非常渴望得當的制度喚回美好的醫生，喚回辛勤的教師。相信這是國人的願望，當然，也是人類的願望。

一園草藥半園花

鄭家豪



HK 人與事

星期天帶孩子去公園玩，這不是一般的公園，近幾年出現了新一類公園——專題公園，我們去的是——一座中草藥公園，主題就是中草藥，沒有別的。

進了公園，眼前見到的與先前所想的不一樣，偌大的地方，高高的樹幹，一叢叢綠色植物，黃、紫、紅、白的花，好一座公園啊，不像種中草藥的地方。我到過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種植各類蔬菜、果樹、西瓜、南瓜、節瓜、冬瓜，劃出一片地建「中草藥園」，草藥種在盆中，這是我接觸過的中草藥園，與這座「專題公園」大不一樣，都種到地上，同一品種大片地密植，它的規模、布局、景致分配、遊人路徑，設計上取用公園的固有形式，卻又科學化地顯示主題。

公園的遊人，受中草藥吸引而來，中央一帶，滿種各種草藥，找自己想要知道的草藥，又想知道它的藥性怎用，公園為遊客作好安排，園中設十個種植區，分別有：拔毒止癢、下火、補肺、安神、活血止痛、補氣

血、健脾、抗癌、祛濕、解毒十大類微狀，每區有顯眼的牌名，例如遊客在「補肺區」，可以看到十種以上有補肺功能的生草藥；來到「抗癌區」，又看到多種有助治療癌症的草藥，每種草藥均寫上名目及治療功能。

遊人中見有媽媽帶着孩子有所發現：「夏枯草啊，你發熱氣時經常飲的哩，是這樣子的呀！」孩子發生興趣了。不少日常應用的中藥，知道名字，卻不知道它的形狀，大家都帶着興趣找。孩子找到平時找着玩的含羞草，一大片種着，羽毛狀的葉子，輕輕用手指接觸，立即收縮起來，紫色像絨球的花，將這片地鋪出高雅色彩。來到公園才知道含羞草也是藥，在中醫上用作安神，舒緩神經衰弱，用根部加糖煎服，降膽固醇、防骨刺。

園裏種種多株首烏，首烏丸、首烏汁，還有首烏酒都喝過用過了，它的「尊容」原來是纏藤的傢伙，纏着竹枝或別的樹幹生長，葉子寬闊，正在開花，花朵如指頭般大，白花紅蕊，這東西補血氣，男人拿它防止脫髮。

家裏插花常用來陪襯的幼草「天冬草」

，起着綠化四周的功能，卻還有被人忽略的藥用角色，醫療上用於補血氣。孩子解熱氣常飲的金銀花茶，原來是軟體植物，莖幼似小繩，豎不起來，花長在幼長的橫枝。我們又找到一種止癢及去濕疹的東西，名叫魚腥草，它的根莖大部分露出泥土，像筷子粗，生得一節一節，說明書上介紹，根莖與薏米一起煲水，治皮膚痕及起泡，若濕疹急性發作，飲用幾天便消退了；它的味帶魚腥，煮後發出香氣，以變身稱怪。

家裏偶爾煲桑寄生茶，這回找到了，不到三尺的矮樹，原來是鳥的「傑作」，鳥糞落到桑樹上，黏在樹皮發芽生根，成為桑寄生；若寄生在毒樹，便成毒寄生，只有桑寄生才可飲用。

在公園綠樹掩映中有兩座規模不小的「中醫藥展覽館」和「植物知識展覽館」，其正在展出糖尿病、癌症、腫瘤、高血壓等預防知識。緩步園內，步過「李時珍本草園」、「神農百草園」、「華佗園」，孩子已登上涼亭，一陣暗香飄過，我心裏說：「草藥不也是花嗎？供人觀賞，還替人的健康服務。」

信手寫來俱逸品

海龍



文化什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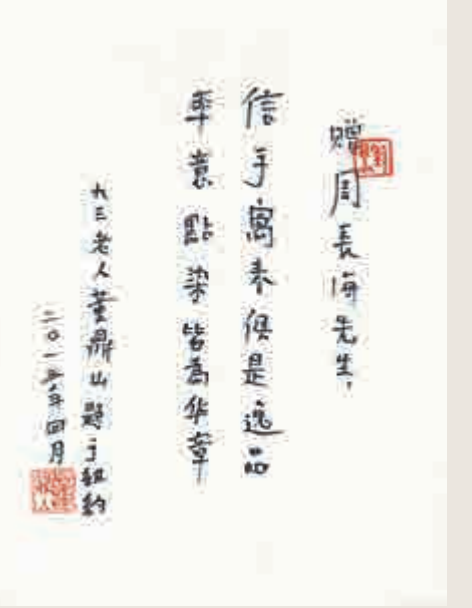
最近幫助整理董鼎山先生的遺物，想起去年春深時節探望他時看到他的一幅意味雋永的題詞：「信手寫來俱是逸品，率意點染皆為華章」。鼎山先生是一位老式文人，幼年生長在文藝之都上海，其耳濡目染皆一時之選的藝術佳作，日常結交多人間傑傑；除了喜歡寫作，他也跟文藝界各色人等打交道。從作家、演員到音樂家、畫家、書法家和歌星等，聞人無數，因此他的文藝品味極高。而他這樣毫無保留讚美的是誰呢？

這幅題字有上款，是贈給周長海先生的。跟董先生聊起，周長海先生是一位傑出的國畫家，他最經典的作品是寫意梅花。其作品被中央美院、人民大會堂、中南海、天安門城樓、中國美術館以及國內外很多著名博物館收藏；周長海先生也在國內外出版過多部畫集。董鼎山先生看過他的作品，說着，給我展示了周長海氣勢磅礴的巨型寫意梅花作品圖卷。

董鼎山評價一個藝術家的作品氣韻生動常以「活韻」、「瀟灑」和「意境豪放」等讚美詞，這次怎麼用了「逸品」這樣的奇妙字眼呢？

原來，深通藝術三昧的董先生此次引用了古人評價國畫意境的最高標準來讚許周長海作品的境界。查閱古代藝術經典理論，我發現評價畫家的藝術成就，古人有着非常嚴格的界說。他們把最傑出的畫作分類成四品：一、能品。二、妙品。三、神品。四、逸品。逸品就是畫家的最高境界。

蘇軾在其藝術理論著作《汝州龍興寺



▲董鼎山贈給國畫家周長海的題詞，也是他的最後題詞 作者供圖

修吳畫殿》中說：「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北宋藝術評論家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品目》也說：「畫之逸格，最難其備。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新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於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而大畫家董其昌《畫旨》中說得更通俗：「畫家以神品為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出於自然而後逸也。此誠為篤論。」這方面說得最玄卻又最富禪意和哲理的要數被稱是清朝「一代之冠」的大畫家惲格《南田畫跋》所云：「香山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

生活狀態原始的布須曼人

陳來元



東南地北

在非洲納米比亞的荒野叢林中，居住着一群布須曼人。布須曼人是英文 Bushman 的音譯，即森林人的意思。除納米比亞外，博茨瓦納、南非和安哥拉等南部非洲國家也都有他們的領地。他們生活在周圍是荒漠的叢林和草地中，以狩獵、採集為生，並隨着季節的變化及可獵物和可採物的多寡而遷移。他們中的多數部落至今仍生活在原始狀態下，遠離現代文明，是現今世界上最原始、最古老、也是最落後的民族之一。這個特殊的人群，目前僅剩下不足九萬人。



布須曼人通常是男人外出打獵，女人在領地附近尋找諸如野果、蘑菇、植物的球莖等各種植物食物。男人們在外獵取的動物多為野牛、羚羊、野兔等。有時，他們把落入陷阱的羚羊和野牛養起來，以此作為他們肉食的儲備。布須曼人身材矮小，男人一般不超過一點六米，但他們卻以善於奔跑追蹤獵物而聞名，並能從動物的足跡識別出他們所追蹤的動物是否受了傷。狩獵時，通常是三五人組成一組。獵捕大動物時，則用弓箭射殺。他們在箭頭上塗上蛇毒、蟲毒以及用劇毒植物的汁液調製成的毒藥。獵物一旦被射中，就在劫難逃，因為箭頭上的毒藥侵入到了動物的血液後，只要幾分鐘毒藥就會發生作用，動物只能倒地就擒。除了獵捕哺乳

動物外，布須曼人還捕捉烏龜、蛇，撿拾鳥蛋、白蟻卵等，充當食物。

負責採集植物食物的婦女有其自身的特長，她們知道什麼植物可吃，什麼不可吃。同時，她們不斷地變更採集地點，以讓可食用的植物輪休，從而保證食物來源不致枯竭。布須曼婦女雖然不出遠門捕獵，但她們在覓食維持生計方面的作用和貢獻與男人相比，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植物食物迄今仍是布須曼人的日常主要食物，也是一種比較穩定的食物來源。布須曼人以生食牛肉為美味大餐，但這大餐只能在喜慶之日或節日才能吃到。吃的時候是把健壯的牛當場宰殺，趁新鮮牛肉還帶着熱氣的時候剝成肉末兒，拌上調料，就着餅子食用。還有一種吃牛肉的方法，就是將牛宰殺剝皮後掛起來，任由食客挑選最血腥的部位用刀割下來，再切成肉片蘸着調料生吃。據稱，有人一次飽餐，就能吃掉二三斤生牛肉。

布須曼人居住的房子是搭建在一片開闊空地上的小窩棚。窩棚很小，十分低矮，人們彎腰進去都很困難。窩棚裏面是名副其實的家徒四壁，狹小的空間裏空蕩蕩的，連簡陋的傢具和普通的生活用品都沒有。建房的材料就地取材，就是附近生長的茅草和樹幹、樹枝。說起茅草，布須曼人對它和屋外草地上生長着的小草可謂情有獨鍾，並頗有研究，他們分清這些植物的性能和用途，除長幹、長葉的茅草可以蓋房外，有些草還可以吃，他們常掀起一把草放進嘴裏咀嚼，品嘗其中的滋味。吃飯的「桌子」也是草製成的，他們在草編大筐子上面加一個蓋子，就成了飯桌。此外，有的草有去污功能，可用於洗滌，有的草還有給女人調養身體的功效。（上）

▲布須曼人現在仍以打獵來獲取肉食 作者供圖